

清纯的小“香菱”拍戏时已暗结珠胎

人物纪实



欧阳奋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上期回顾]

演宝钗的张莉和宝钗有些像,长得也不错,性格又好,也很招男性喜欢,可她都拒绝了。在剧组,她和大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冷不热。后来,张莉去了加拿大。剧组成员在《艺术人生》再聚首时,她没来得及赶回。陈晓旭去世时,她赶了回来。人到中年的她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红楼”学员班第一期已经开学几天了,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侯长荣带着奔波的疲惫

和宝玉亲近,在戏外,我和袁玫经常“吵架”,比如,戏拍得不顺,我对她说:“你怎么这样?”袁玫就会回敬:“我怎么啦?”都年轻气盛,何况袁玫那时也是早早成名的,当然不服我说她,这样一来就会你一句我一句戗起来。但不会影响我们拍戏。有次我逗袁玫,把她惹急了,她就拿着扫帚追着我打;我就在走廊上躲,想躲进邓婕的房间,邓婕把门关了;想躲进晓旭的房间,晓旭也把门关了。于是,大家就看见袁玫在走廊上打我。戏外的我们也像戏里的关系一样,打打闹闹,很是热闹和开心。

不只是袁玫“欺负”过我,很多女孩子都“欺负”过我,因为剧组里面女孩子多、男孩子少,看书、拍戏之余想找人玩,只好找她们。都是女孩子,就会团结起来“欺负”我,她们可都不是好惹的。和其他女孩子比起来,演技好的姬玉是比较文静和斯文的。

姬玉在一个皮鞋厂做了几个月的临时工后,又在学习表演,顺利进入了“红楼”剧组。她的眼睛很深邃,像外国美人的眼睛。我和姬玉的第一场戏是在千山拍摄的“起红梅”,当姬玉化完装出来,王导就乐了:“怎么来了一个意大利的妙玉啊?”

我和演香菱的陈剑月、演北静王和柳湘莲的侯长荣在戏里对手戏不多,生活里面接触的时间少,在组里的时候,陈剑月和侯长荣已经开始恋爱了。说起他们的恋爱经历和婚姻,是很令人感动的。

“红楼”学员班第一期已经开学几天了,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侯长荣带着奔波的疲惫

和早晨的阳光直接被领进了食堂。他的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陈剑月忍不住偷偷打量着他,形象倒是无可挑剔,但穿着有点古板,一件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一条叽叽的裤子,朴实得让人想亲近。

央视对拍摄《红楼梦》十分重视,将所有备选的演员集中起来学习,请民俗顾问、红学家等多名专家给我们讲课。每一个演员都要读原著、背台词、学形体,甚至还要针对每个人的角色写感悟、写小传。早在学员班开班的第一天,王扶林导演就宣布了几条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准谈恋爱”。一言既出,初来乍到的青年人被敲了警钟。其实,当时剧组许多女孩子都已经有了男朋友,而剑月和长荣都是单身。

长荣被安排在陈剑月这桌坐下了。大家一桌吃饭,简单闲聊了几句,慢慢就熟悉起来。剑月喝完了粥正准备再盛的时候,长荣非常绅士地站起来,接过剑月的碗,盛上粥,递给她。这小小的举动成了他们的第一次交往。

那时候,大家每天都要背剧本,背台词,在圆明园中揣摩剧中的意境。长荣很用功,除了上课,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熟读剧本、背诵台词。那天,他正站在竹林中用功,远远望见一个女子拿着书本若有所思的样子,正是剑月。

几天后,剧组要求每个演员根据自己饰演的角色演一段小品,作为阶段成绩检测。此刻长荣已经定了演柳湘莲一角,他选择了“尤三姐自刎”那场戏。表演自然需要找搭档。想来想去,他找到了剑月,告诉她,他想请她帮忙演

尤三姐,和他配戏。

“我?尤三姐?不行,我根本不是她那种性格。”剑月大感意外。“我知道,可只是配戏。我相信我们会配合得很好。”长荣固执地邀请,剑月迟疑地点了点头。其实,长荣特别看重这次表演,在他看来,必须找一个能找到感觉的人配戏,才能把这场蕴涵强烈情感的戏演好,剑月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那一次,两个从来没搭过戏的人,把那段生离死别的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朦胧的感情也从压抑的心底释放出来,他们相爱了。

由于剧组的纪律,“湘莲”和“香菱”只能悄悄地交往着。学员班结束,剧组放假,他俩和饰演平儿的沈琳结伴回南京——侯长荣和沈琳是南京扬剧团的演员,家也都在扬州,陈剑月是西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家在南京。那天中午下了火车,剑月把侯长荣带回父母的家吃了顿饭,他俩又起程去了扬州,见了侯长荣的父母,算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回到北京,《红楼梦》正式开拍,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剧中。长荣心灵手巧又踏实肯干。当年《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出戏中那么多美味佳肴、凉菜拼盘都出自侯长荣之手。

爱画画的长荣进了剧组后,在道具组发现了宝藏,这里颜料、彩笔、纸板应有尽有,他乐坏了,有事没事就去道具组捣鼓,时不时地拿个小作品来逗剑月。有一次,王导带着他去黄山采景。当时是夏天,临出发前两天,剑月怕侯长荣晒黑了,拉着袁玫假装逛街,买回了一顶帽子。因为不敢直接买男式

的,那帽子有些女性化,宽宽的帽檐儿,不过当长荣接过这个礼物时,十分感动。

那一路长荣舍不得戴那帽子,总拿在手里。第一天晚上,他们在半山腰的宾馆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登山。爬了两个小时山路,长荣突然想到:帽子呢?帽子不见了。他非常着急,仔细回忆后,觉得一定是丢在宾馆了。他跑到王导面前,对他说:“王导,你们先走,我去买样东西。”“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啊?”见王导不上当,长荣只能说:“我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宾馆了,我得回去拿,然后尽快追上你们。”他生怕王导不同意,边打招呼边赶紧往回走。等过了几个小时,他气喘吁吁地赶上大部队时,王导一看,这小子手里多了个帽子,顿时觉得特别纳闷,不就是一顶草帽,至于多跑四个小时的山路去拿吗?回到剧组,王导无意间说起这个疑惑,“袭人”乐了:“王导,您知道那草帽的来历吗?那可是剑月买了送给他的!意义非同一般哟!”王导恍然大悟。

第二天一早,剑月和许多演员正在一起练功,王导突然走过来对她说:“陈剑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故事?”剑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啊,一个草帽的故事。”就这样,当着众多演员的面,王导把草帽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大家哈哈大笑,剑月和长荣的脸都飞上了红云。

王导的笑谈仿佛默认了他们的关系,这下子,两人不用再偷偷摸摸了,当然,前提是不影响拍戏。可《红楼梦》拍完之后,两人一个要回西安,一个要回江苏,天各一方,《红楼梦》里有场戏,眉间点了一颗红痣的香菱坐在梨园门口,周瑞家的过来问她:“你多大了?长得还真有点像小蓉奶奶。”剧中香菱一脸的清纯、懵懂、稚气打动了许多人,谁也不知道,当时坐在门口的“小香菱”已经是个身怀六甲的准妈妈了。



韩冰肚子里的孩子是林峰的

都市情感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她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韩洁出院后,和吴宏住到了一起,享受甜蜜的二人时光。一天,吴宏在公司碰到了白婷,白婷诉说她的爱恋,并说韩洁和林峰有不正当的关系。半信半疑的吴宏赶回家,正好碰到林峰来看韩洁,误会由此产生。白婷一巴掌打在韩洁脸上,而吴宏竟然没有阻止。

韩洁走后,白婷把自己连根拔起,抛向异域,她去了加拿大,她知道这个时候吴宏是不可能接受她的。

达新股份原副总经理卞强在秦雄被监视居住后被白淑华邀请到达运就职,他也算是个资本运作高手,跟着秦雄一起创建达新股份公司,曾为达新股份公司实现全面业务转型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算是那几年的风云人物。卞强介绍了国家物资局的刘耀宗和白淑华合作。

雄心勃勃的白淑华打算大干一场,在大干之前,她打算扫清路障,这个路障就是林峰。然而,林峰大难不死,在被撞下山崖后,居然没有死。更让白淑华绝望的是,卞强所谓的强强合作,把白淑华彻底推向了死路,她的所有资产几乎被套空了。白淑华觉得自己生病了。就像那曾经灿烂过的桃花一样,近来白淑华的身体感到了疲惫,她的身心也仿佛随着已经盛开过的桃花一起无奈地凋谢了。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把白淑华吓了一大跳。卞强说:

“白总,赶紧走吧,带上护照,估计明天抓您的人就到了!”白淑华心头一颤:“什么?”卞强说:

“今天银行来查我们公司了,我估计是我们贷款的事情给查出来了。”白淑华挂了电话,知道这“金融诈骗罪”是铁板钉钉扣在她头上了。

又过了五分钟,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起了。还是卞强:“白总,完了,和我一起把林峰撞下山的小子昨天喝醉了在街上打群架,被抓到公安局了,那小子喝醉了乱说话,竟把我们蓄意杀人的事招出来

了。”白淑华反而镇静了许多,她说:“你赶紧走吧,责任我来承担。公司还有三百万的流动现金,你拿着跑路吧!”“那您呢?”卞强反问。“秦雄还没有出来,我不能一个人走,你先走吧!”

她很平静地挂断了电话,把手机丢进马桶里,她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打开衣橱,白淑华的衣柜里有上百套衣服,但她仍然不知道该穿哪套。尤其是此时此刻,她平时的着装看上去很老成,很大方、很高雅,可是今天她不想老气横秋,她想穿得性感,活泼一点。她选中了一条淡蓝色的长裙,戴上那枚结婚时秦雄送给她的戒指,配上浅粉色的丝质衬衫,她把眼镜摘掉换上了一副隐形眼镜,她认真地化了一个淡妆,直到她觉得一切都很满意,她才出门。

宝马车沿着深圳的主干道缓慢地开着,白淑华觉得今天很安静,尽管马路上的车很多,人很多,她却似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或许她的内心已经对周围的同类失去兴趣了。

车在监管处的大楼下停好。探班把秦雄叫了出来。他瘦了很多,但腰板还挺得笔直,神态上依然能感觉得出这个男人身上所散发出的魅力。

秦雄看到白淑华的时候有些惊讶,他们面对面地坐着,相互端详着彼此。

“你今天很漂亮!”秦雄微笑着说。“我知道是恭维的话,时光只能腐蚀女人的容颜,而它却能修饰男人的气质。所以男人、女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秦雄不置可否,他说:“你生活得太累了!”白

淑华眼睛看着窗外,仰面大笑道:“有时候婚姻就像赌博,赌赢了你可以一生无忧,赌输了就会血本无归,伤心欲绝,我就是那个输家。”

秦雄说:“其实生活有很多活法,好不好只在你一念之间,你觉得不好它就有千万个理由不好!这辈子我知道对不起你,但你不能折磨你自己啊,处处都按照真理去走的人生那不是真实的人生!”“你还狡辩,把你的手给我!”白淑华说。

秦雄乖乖地伸出手去,白淑华突然对准秦雄张开的手便咬下去,直到嘴里又咸又腥才松开。“这就是你那样对我的代价,我原谅你了,我们从此两不相欠!”她拉过他的衣袖把嘴擦擦。然后将头埋在胳膊里,伏在桌子上,双肩剧烈地耸动起来。此时的她再不是商场上经过风浪、处变不惊的女强人,她哭的样子像个青涩的少女。

白淑华抽泣着结束了生命,因为在她出门前已经吸食了过量的海洛因。当秦雄发现时,当秦雄想再和她多说一句话时,她已经没了呼吸!

“这就是你那样对我的代价,我原谅你了,我们从此两不相欠!”秦雄的耳边一直回荡着这句话,他记得她第一次咬他在20年前,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出轨,她咬完他抬起头庞,泪水从白皙的脸颊上一滴滴滑落,他的心莫名的痛,他说他从此以后只爱她一个,永远。可是永远没有多远,诺言也是谎言!

白淑华死了,林峰来到韩冰墓前,放了一束百合。他打开

手机,一条信息他保存了很久,是韩洁跳楼前发给他的:林大哥,谢谢你为我和姐姐做的一切,其实我们错了,秦雄对我说,他爱姐姐,但他无法接受,姐姐的肚子里有着另一个人的血脉,他的理由很充分,他给我看了他在医院的结扎手术证明,他从和姐姐交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所以姐姐的死一切与他无关,这件事他谁都没有告诉过,姐姐包括白淑华都不知道!

而那个时间林峰却与韩冰在一起。那个晚上,林峰永远忘不掉,在酒吧里,他们都喝醉了。林峰说:“韩冰,你爱不爱我?然后眼泪汹涌而下,韩冰无力于衷,他看着韩冰,然后上前拥着韩冰,眼神如针般灼人,他使劲地晃动韩冰身体,说:‘你爱秦雄,可你也是爱着我的对不对?’韩冰,他怎么可以那样对你,一边和你在一起一边结交新的女朋友,你不觉得为这样的男人你很不值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可我不会让秦雄好过的,他伤害你,他也看不起我,他总是用那种高人一等的表情和我说话……林峰在韩冰耳边细语,不等韩冰反应过来,便把她重重地压在身下,他的嘴唇贴过来,韩冰感觉到他不安分的手,但与他嘴唇碰撞的那一刻,她感觉一股酒精带来的眩晕袭来,突然失去知觉。

爱情是美好的,可现实中的爱情最终换来的真相,却是残酷的。

林峰离开墓地的一刻,墓地上空是一轮红日斜挂在天空,慢慢下沉。他在心里对韩冰说,上天为什么要和我开这么大的一个玩笑,为什么把这种耻辱加在我的身上,为什么不让我保护我们的孩子?

尾声

2008年的某一天,是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

吴宏特意举办了一次宴会。这是个特别的宴会,在宴会宣布开始的同时,宴会大厅两侧各垂下20米长、20米宽的银白色幕布,好似君临天下,十分壮观。此时,吴宏衣履得体、神采奕奕地走上宴会台前,对所有的来宾们说:“深圳也称为鹏城,庄子的《逍遥游》中说大鹏‘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个城市是大鹏展翅归隐之所,也是大鹏展翅腾飞之地。大家看到的银色幕布就好比期货业大鹏的两只翅膀。各位来宾可以在宴会后把您对未来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建议和展望写在幕布上。我相信有了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汗水,深圳的期货业发展也会如大鹏翱翔般一日千里,我相信刚刚上市的沪深300指数期货只是中国金融衍生品的一块试金石,它深化了中国金融改革创新之路!只要我们遵循市场的规律,遵循行业自身发展的规律,就可以看到未来更兴旺的金融衍生品时代的到来。我相信随着股指期货的平稳运行,不久的将来利率期货、国债期货、外汇期货都会陆续闪亮登场,国内金融市场将会完全开放……”吴宏话音刚落,满场掌声,响彻云天。